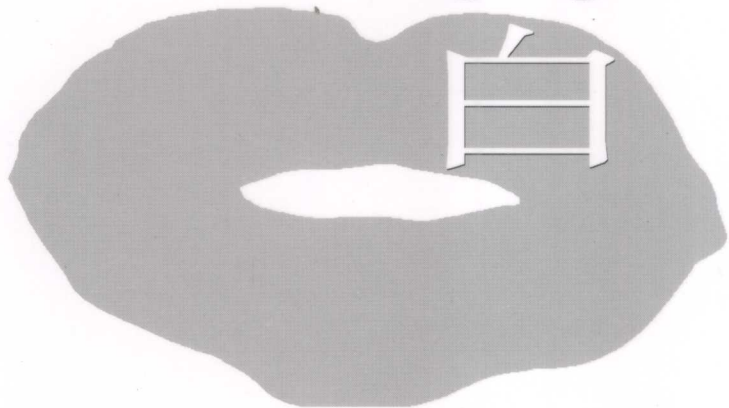


晋安河
右手握拍
唇红齿白
坐上吉普
忆秦娥
天桥上的邱弟
家住厕所

唇红齿白



张邱弟

唇
红
齿
白

林那北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 凰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唇红齿白 / 林那北著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8.12

ISBN 978-7-80729-236-4

I.唇… II.林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6209 号

书 名 唇红齿白

作 者	林那北 著
版式设计	尚国昌
责任编辑	张叶青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(大兴黄村卫星城东)
开 本	700×1000mm 16 开
印 张	20.25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9-236-4
定 价	28 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82013152)

小说的闪电

南 帆

这个作家原先叫“北北”，今年改称“林那北”。她的小说集《唇红齿白》即将出版之际，编辑突然要求请个知名作家写一篇序言。江湖上知名作家多如牛毛，但他们一概事务缠身，估计短时间内谁也不愿接受这等苦差事。于是林那北鼓励我急人所难，同时名正言顺地冒领“知名作家”的荣誉。这些游说显出效果，我终于放弃了之前对她小说三缄其口的原则——尽管现在我负责的实际工作仅仅是演出之前的清扫舞台。

选入这本集子的是林那北近两三年的中篇小说。这些小说发表之前，多半我已经事先读过。虽然没有理由隐瞒激赏之意，但是，我仍不想过早地品头评足，干扰读者的阅读。因此，这篇序言宁可将现成的小说撇在一边，而追究一些幕后的话题——例如，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如此迷恋煎熬人心的小说写作？

最初总觉得林那北不太像一个小说作家。此前她曾经是一个敬业的记者，一个春风得意的散文家，这些身份大致吻合我们的观感。时尚，口齿伶俐，拥有股票与期货的基本常识，乐于在互联网上购物，脑子一热就跳出来帮人忙这忙那，这种生机勃勃的角色肯定是在报纸上开设专栏的合适人选。小说家得长年累月地与纸上的人物搏斗，如花似玉的娇女人当得了这种文化苦行僧吗？所以，林那北摇身一变，从容摸进小说的队伍时，我多少还是吃了一惊。口念艺术魔咒，随心所欲地驱遣各种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，召唤它们顺从地组成一个个故事鱼贯出场——林那北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我的脸上原先多半挂出了将信将疑的表情。当然得承认，她的散文已经显示了独特的语言禀赋，叙述轻盈而机警，犀利又不失俏皮，种种调侃、打趣络绎不绝。她的某些小说段落令人喷饭，语言的风趣生动首当其冲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顽固地保存着挑剔的借口：小说至少还得有些别的什么吧？

机警、俏皮、调侃更像是林那北的生活姿态。这种生活姿态时常与逛街、

购物、时装或者网上冲浪汇合成兴高采烈的日子。然而,某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结论:此人确实拥有小说家的才份,她的小说更多来自兴高采烈的背面。我逐渐发现,这个世界带给她如此之多的不安、惊惧、无奈与不满。紧张地锁上门窗之后,一声沉重的叹息犹如折翅的鸟儿颓然落地。我愿意猜测,小说的闪电即是在这个时刻倏地划过。林那北的小说四面伸出了探究的触角:周围的世界怎么了?如果有可能,她肯定想在自己的小说里恢复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心。她将自己的某些向往,零星散落在小说里了。

她对于历史的兴趣远远超出我的想象,常常在发黄的故纸堆里钻来钻去,力图为她故事找到某种历史纵深感。“历史感”是个令人感叹的词。我们并不是孤立地、赤裸地、一无所有地与世界相撞。相反,我们手执传统的拐杖,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历史指定的场域里。林那北常常想知道,周围那些落满尘埃的故事是不是存在一个神秘的来源?她甚至径直进入历史,栩栩如生地构思历史人物的生活。不过,她所扮演的常常是替古人掉泪的角色。怀才不遇,英雄末路,无数的猜忌、倾轧和伤害,历史确实是由万千感慨堆砌起来的。每一次她神情恍惚地从历史那里回来,心中多半会不是滋味许久。

她不止一次表示,这个世界总体上是让人悲观失望的,疤痕遍地,伤口累累,自私和残忍似乎从未减少,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?但是,具体的事情上,她似乎又格外乐观,愿意一件一件事情兴致盎然地做——包括一篇一篇地写小说。在我看来,二者之间的张力很可能即是写作的动力。世事纷扰,人生百态,林那北有时会固执地表现出一种略为苛刻的精神洁癖。对于某些人物或者某些事件,她的判断简洁明了:肮脏。她的慷慨陈词背后涌动着某种不无天真的社会学激情。这个世界必须是有序的、安全的、公正的、和睦的,因此,交通秩序、食品安全或者医疗职责等等都应当如此这般。这些主张通常合情合理,但多半无法实现。至少在目前,这个世界隐藏着摧毁有序、安全、公正与和睦的强大冲动,这些冒险精神大部分来自高额利润的诱惑。现今,仅仅提出某种合理的秩序是不够的。完善的设计必须回答:合理的秩序应该坚固到何种程度,以至于可以有效抗御欲望的凶猛攻击?这个时刻,林那北显然已经丧失了理论的耐心。她移开了眼光,转身回到了作家的位置上。她更擅长也更乐意研究的是人物性格、内心波动、情感纠纷,甚至一个眼神、一句对白、一声叹息,如此等等。不言而喻,这才是小说驰骋的领域。尽管如此,我相信她的社会学激情仍然集结在小说的某一处。林那北的小说内涵

愈来愈沉重厚实了。她如此热衷于众多小人物的故事,专注地考察贫贱表象背后动人的悲欢离合,这种兴趣怎么可能与公正的理念毫无关系呢?

退出文学的时候,林那北显然喜欢与聪明人打交道。心领神会,妙语连珠,戏谑斗嘴,或者无伤大雅地捉弄人,彼此制造出一些明亮的欢快,这都是让她两眼放光的事情。她对于那些矫揉造作的人物尤为厌烦。故弄玄虚,装腔作势,狐假虎威,哀兵示弱,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,讨巧卖乖地撒娇邀宠,此类伎俩都令人失笑。大多数小说家人情练达,这些人精哪会被这些手段哄住?然而,现在她的心情似乎有了些变化。那么多聪明的角色——包括文学同行——热衷于形形色色的交易,算计牟利,沽名钓誉,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,这肯定出乎她的意料。我相信她不时暗自嘀咕:聪明背后的侠义心肠呢?与人为善的宽厚之心呢?洁身自好的清高之气呢?问号接连而至。

必须承认,文学领域是一个名利场。这里的升降沉浮犹如一幕幕活报剧,专横弄权或者阿谀逢迎都不乏其人。我不只一次地对林那北说,她的小说不怎么走运。专注的探索,尖锐的拷问,奇诡的想象,还有日趋成熟的个人风格——如果这一切仅仅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赢得称赞,一个作家还愿意走多久?她坦然一笑,既没有提到“历史的检验”之类说辞,更不想谦恭地四处作揖拜码头。她宁可相信,每一篇小说都应该各安天命,顺其自然。轻微的遗憾纵然一闪,写作的快乐立即淹没了一切。小说写作是一项如此有趣的工作,一个人竟然以此为生,这种幸运还有什么可抱怨的?写作的快乐甩开了各种毁誉的漩涡,抵达宠辱不惊的彼岸。毁誉由人,快乐是自己的。这是一个作家与文学之间最为可靠的盟约。

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如此迷恋煎熬人心的小说写作?这就是答案。故事即将开始:翻云覆雨,撒豆成兵,拈花微笑,长歌当哭——哪些读者愿意分享这一切,那么,现在可以翻过这一篇序言进入正文了。

2008年11月8日

目 录

晋安河	001
右手握拍	049
唇红齿白	092
坐上吉普	140
忆秦娥	185
天桥上的邱弟	239
家住厕所	279

晋安河

一

三山膝盖用力抵住地面，双膝一起抵，像下跪，左手与右手则一起直直往下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现在陈三山把手往上举了举，举进自己的视线，这个动作是为了回忆。究竟几下呢？压了几下？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也许五六下？如果一下按三四秒钟计算，那么，他的手在女孩乳房上也仅仅停留了二十秒钟左右。短暂的二十秒钟后，他可能也无望了，收了手，直起身，马上又俯下去。他张大了嘴，湿漉漉的还留有水珠的嘴非常急切地向女孩的嘴凑近，两只巴掌还揪住她的上下唇，想将嘴掰开，在自己的嘴抵达之前，把她的嘴掰到最大。

春末这个眉眼清淡的上午，阳光很稀，一张薄纸般铺在天空。陈三山掀起头先是吸一口气，张大嘴，瘪进肚子，如同一部马力超强的吸尘器，狠狠一吸，要把天地间所有的空气吸光似的，然后才合上唇，凑到女孩嘴上。一张男人的嘴和一张女人的嘴在—群围观者的眼皮底下，紧紧粘到一起。三山要干什么？咕咕咕，他忙着吹气，咕咕咕，吹进去，再吸，再吹。这次三山记得，总共只吹了两次，正想吹第三次，有人叫

道,110 来啦。接着有人又叫,120 也来啦。

警笛拖腔拖调地叫,有点虚张声势。陈三山抬起头时,一股红蓝黄光交替旋转着扑进眼。

好了,警察和医生都来了。从水里捞上来的女孩,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,她等待的不仅仅是三山,很多事三山完成不了。

陈三山从地上站起时,仔细睨一眼四周,却什么都没看清,眼仍花花绿绿地晃着红蓝黄光,这三道色泽像从瓶子中漏出的颜料,刚才,在他抬头一瞬间,渗进了眼,把眼球染了,一波海水,一波火焰。

那个人是谁呢?叫 110 来啦、120 来啦的人?如果他不叫,三山是不是真的会把嘴不断贴下去,贴住女孩,一口一口地吹?三山没有把握。

木穗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,她说,如果人家不叫,你是不是会一直干下去?

她使用了一个“干”字。

公平地说,木穗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生气,甚至别人都从她脸上看到高兴,因为她确实笑了,眼睛眯成一条缝,弯弯的,像被现代美容术精心美化过的韩国女人。笑起来眼睛像韩国女人那么弯着是木穗标志性的表情,细细的弧线,匀称、柔和、妩媚,既没有直线的僵硬,也没有曲线的凌乱,这是弧线的独特魅力,具体表现在眼睛上,就更加让人心荡。可是现在,她的笑让三山头晕,迷离的笑意丛中,这个“干”字并不像说出来的,而像一枚竹针,从她肚子里尖尖地飞出。三山觉得眼睛被刺中了,立即就转了视线。如果三山把视线转得从容一点,还不算失态,但那一瞬间偏偏他心一乱,一下子就垂下眼睑低下头,视线落到脚尖上。何必这样呢?三山定定神,准备抬起头镇静自若地正视她,她却先开口了,她说,噢,雷锋叔叔!

她噢得非常夸张,嘴撅起,弄成一个“O”形图案,而且定格下来,两颊因此有些变形,老妇人般凹进去,凹出两个边缘清晰的坑。

依矫正倚在椅子上,脸对着镜子往外看,看到木穗瘪着腮帮叫三山雷锋叔叔就笑了。

三山感觉很不好,也说不上哪里不好,虚虚的,就是不对劲。他说,

依娇,别笑!依娇不听,笑得更大声,马毛似的金黄色披肩发欢快飘动。她说,陈三山,你真的这样。她把两臂撑直,推几下,嘴又撅起,还往前噜,做出亲吻的动作。这样,真的这样,你是这样的。

她这么做的时候,木穗很认真地看,一边看一边继续笑。

三山叹口气,他想,还是说过程吧,把过程一步一步地还原出来,让木穗知道,他的手无论按在哪里,他的嘴无论怎么与女孩对上,总之,无论如何,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。木穗,他叫了声,叫完,咂咂嘴,好像那上面粘着一层膜,得舔掉,话才可能说出口。他说,是这样的……

是啊是这样!木穗打断三山,她的食指弯钩般翘起,一下一下点着依娇,说,就是这样,啍啍,这样,我知道了。

三山急切地把手从上往下一砍,又一砍,肩胛处嘎嘎响两声,可能用劲太猛了,臂膀像条蛇似的在空中舞动,恨不得脱臼跑掉。三山说,过程是……

陈三山你真是的,何必呢?木穗又笑,她眼往前望,望着店外面的路,再望到路旁边的河。河现在很安静,刚才却不静,刚才闹得跟地震似的。

三山问,什么意思,何必是什么意思?

木穗说,你不知道?何必就是何必嘛。

三山咽一下口水,喉结像一团圆球上下滑动,滑得可能有点反常规,过于迅速了一些,所以木穗一直盯住那儿看,看着,照样笑。三山说,木穗,这事要说清楚。

木穗睁大眼,很诧异的样子。难道还不清楚?她回过头问依娇,啊?还不清楚吗,依娇?

依娇走到木穗旁,一条胳膊搭到木穗肩上。她说,太酷了,扑通,陈三山一下子跳下去,水一下子就浊了,人一下子就救起来了。可惜,不知道有没有救活。

木穗说,可惜我没看到。

木穗没看到的是整个过程。

过程是这样的：

上午十点左右陈三山在店里，依娇也在店里，只有木穗去超市了。超市木穗每天只去一趟，所以她去得很仔细，从蔬菜柜逛到鱼肉柜再到水果柜，一样一样慢慢比较细细推敲，心里温习着食谱中的各种最佳搭配。

店里当时有一个客人理发、一个客人洗头，理发归三山，洗头归依娇。三穗梳剪坊是三山和木穗结婚后第二月开起来的，已经开了两年，也就是说三山与木穗已经结婚两年。店址选在晋安河边，店里没多请小工，小工只有依娇一个，还有点不太正式的味道。依娇比较正式的身份是木穗的表妹，高中毕业后在家闲着没事，木穗就让她来帮忙，反正洗头又不需要手艺，怎么舒服怎么挠就是了。

依娇有长长的手指，还有与木穗类似的弯弯半月眼。依娇抱着客人的头挠呀挠，挠得人家正云里雾里，突然听到了一串叫声，跳河啦跳河啦！声音刚开始有些模糊，像从电视里传出的，像某个韩剧的夸张对白，三山和客人都没回过神，连依娇也没在意。但很快，有人在路上跑起来，往同一方向跑。噼噼啪啪，水泥路面被一双双鞋敲击得像一面鼓。依娇往店外探出身子，伸长脖子，屁股翘得极高。依娇的身体语言最经常使用的首先是屁股，其次是胸部。她发育得很好，根本无需动用电视广告推销的任何一款药品，就已经能够做一个挺好的女人了，对此她很满意，看到哪位女星扁平的胸口就啧啧一阵诽谤。因为沾着泡沫，她把十指朝天举起，像举着两束爆米花。干吗呀？依娇问一个跑过的人，那人是隔壁陆羽茶庄的杜老板。回答：有人跳河了！

跳河不是小事，三山在晋安河边已经两年，却第一次碰到。

对于第一次碰到的事，通常最初的反应是缓缓的，缺乏真实感，就像火车刚刚启动，轮子总是转得犹犹豫豫，等转了一阵，终于就理直气壮地越转越快越转越坚决强烈了。

依娇丢下客人往外奔。她十八岁，还是个孩子。来洗头 and 来理发的两位客人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，他们也从座位上站起。理发的已经接近尾声，他看看镜子，说可以了可以了，就自己扯下围布，边拍打着脖子上的细发针，边快步往外走；洗头的还仅仅处于初始阶段，一头的泡沫让他难受，他围布在身，白泡沫在头，模样古怪地到门外站一会儿，犹豫了片刻，终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，双手揪着塑料围布的边缘小跑进来。先冲一冲，冲掉泡沫，一会儿再洗。

三山按他的话做了，然后客人出去，三山掩上店门也出去。

他们都到了河边。

晋安河挺宽的，全市四十二条内河它最宽，看上去也最干净。报纸上说，几年前市里搞了一个冲污工程，就是把闽江水抽起，从上游灌进内河，人为地让它加大流量加快流速，流一圈后再回归闽江下游，死水变活水，挺不容易的，多少让人想起愚公移山的壮举。晋安河这么大，吞下的水就最多，每天殷勤地流啊流，三山以为它挺干净的，没想到，却黑了，黑了一圈。杜老板的妻子小丽指着那个圈说，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！又说，是个女的。

三山其实只听清前一句话，后面一句也进入耳朵了，但没停留下来。

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！三山被这句话震得毛孔松了一下。小丽所说的这里，是一块草地，草地旁有棵榕树，榕树下砌一个石凳。三山曾经在石凳上坐过，不是偶尔坐，而是经常坐，店里没生意时，三山有时觉得闷，木穗就鼓励他，你出去走走吧，到河边走走。三山果真就去了，嘀哒嘀哒独自走几步路，到石凳上坐下，一坐半天。有时候，水面上有一些碎木片漂过，这往往是雨季刚过不久，三山猜想碎木片也许原先是待在哪座山上的，被冲到闽江，又被闽江带来，它们进城的过程比民工便捷多了，还无需路费。有时候，会突然驰来一只船，很小的船，古书所说的一叶扁舟大约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的确窄得像树叶。船不打鱼，也不撒网，是城管雇着专门在内河上捞脏东西的，相当于清洁工。还有一次漂的不是木片也不是小船，而是一团浊浊的布，颜色介于红与黄

之间，中央部分隆起，弓出水面，被水流冲得左右旋转，仿佛一粒往篮筐奔去的篮球。刚开始三山真的以为是球，后来它被岸边垂下的迎春花枝勾住了，不再往前漂，水却继续冲着它，把它这样那样冲出多种几何图形。三山好奇起来，走几步，下到迎春花前，拉过枝条细看，才发现其实是一条女式三角裤。那天三山回店后跟木穗说了，木穗吓了一跳，她说陈三山你要小心点了。三山问为什么。她认真地说，晦气嘛。三山笑笑，福州人讲究多，介意女短裤就是一个例子，谁家把女短裤高晒，男人从底下路过据说都要走霉运的。不过三山不信这个，他无所谓。

但现在，晦气真的来了。

女短裤和跳河的女孩，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呢？

水面静静的，连那一圈黑也很静。继续有树叶、木屑、纸片流过去，一副事不关己的从容。不像有人跳过河啊，一点都不像，像的只是岸上的人，都伸长了头往下探。这时茶庄的杜老板开始卷裤管，小丽拉了他一下，没有拉住，他边卷边往水里涉。从这里跳下去的？他扭过头问。是的！回答他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处于发福前期，小腹微微鼓起，下巴也积一点多余的肉，喘着气，面色苍白，弥漫着刚被狠狠吓过的虚弱。

你小心点。小丽说。

杜老板好像没听到，又走了几步，小腿已经完全没入水中，被他蹚浑的水环绕着他的双膝，像一群顽皮的孩子打转嬉闹纠缠不休。再往前点，对，往前！中年妇女已经站在人群的最前沿，看样子缓过劲来了，言语间开始透出权威，在场的也没有其他人挑战或蔑视这个权威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至少说明她确实是第一目击者。

往前，再往前！中年妇女说出的话频率渐渐加快，听起来几乎有点亢奋了。

杜老板的腿却迈得越来越慢。他把身子向后仰，一条腿撑着，另一条腿往前伸，整个人形成一支竹竿的形状斜斜插进水里。没有呀。他脚踩下，拔起，再踩下，再拔起。累了，转个方向，换一条腿撑着，换一条腿踩着。这样怎么救人？三山是在闽江边长大的，他知道不用比溺水者更

不要命的力气扑入水中,根本就别想救人。三山说,杜老板你上来。

杜老板把身子拉直站好,回过头看三山。

三山脱了皮鞋脱了袜,再脱皮带和裤子,接着又脱上衣。

此时清明刚过,天气开始转暖,却未暖透,处于半阴半阳中,风也是凉的。三山还穿着薄棉毛衣裤。为什么要指出这个呢?当时依娇在场,依娇也看到了,三山其实可以仅脱个外衣外裤就下水了,可是,他一扒,一把将紧身棉毛衣裤都扒掉,只剩一条窄窄的短裤,短裤是红色的,三角形的红色成了三山皮肤以外的惟一色彩。三山一步一步向河走去,走得有点急,步都乱着,心里同时做了一道算术题: $1+2+2+1=6$ 。

女孩跳下河,中年妇女路过恰好看到,吓得脑子木了,回过神做出判断然后再喊叫起来,这至少需要一分钟时间。

杜老板、依娇、理发和洗发的客人及其他各位听到喊声,跑来,前后大约也得花两分钟。

杜老板卷起裤管下河,斜着身子踩来踩去,少说也踩去两分钟。

三山一边叫杜老板上来,一边开始脱衣裤下河,估计也耗去一分钟。

三山家以前在中洲岛。中洲在台江区与仓山区之间,宽阔的闽江流到福州城时,恰好从台江与仓山中间流过,也就是说中洲岛其实是浮在闽江中,面积只有五十七亩,远远望去,像一只趴在水中的龟鳖。幸亏那条从台江架到仓山的解放大桥在中洲停顿了一下,岛才活了,才与福州市区连成一体,否则出个门,都无路可走。在这样地方住过的人,都知道水的杀伤力,四至七分钟,真的只需这么短的时间,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就完蛋了。三山不能再耽搁。他不像杜老板那样小心探着身子,而是一步跨出,两三步水就没到膝,然后往前一歪,估计河床一下子凹下去了,他的胸背就湿透,皮肤如同抹了层油,显出一种特别的亮光。人们还没回过神来,三山已经开始游动,双臂划出很大声响,水面像被刀划开一样,一道道破了。

水比三山预计的要深,相当深,他脚一蹬,竖起身子重吸一口气,

潜人，浮起，再吸气，再潜人。

女孩被三山从水中拉起时，岸上的人齐声高喊了一句：噢呀——！

依娇的声音没有从人群中凸显出来，但依娇肯定喊了，很大声喊。她后来说，看到那个女孩几乎跟她差不多年纪，身材比她还好，皮肤比她还白，头发比她还长，啧啧啧，为什么去死？太奇怪了。依娇说，我觉得自己还没真正开始活哩，这样的年纪！

这样年纪的女孩被三山拦腰抱住，贴在胸前，一步一步上了岸，然后平放到水泥路上。她软塌塌的身子沾着几根水草、几片木屑、几星污泥，它们之下，细腻白嫩的皮肤仍然云一样亮着。

三山用手抠她嘴里的泥，然后挤水和人工呼吸。

中洲岛每年都有人溺水，救上来时，放在江边，趴着，把鼻子和嘴巴里的泥巴弄出，再一股股挤水。总有人飞快从家里搬来炒菜的大锅，锅扣着，将人趴在上面，肚子卡在锅顶，从背部往下拍，就拍出了水。然后翻过来，仰躺着，用双手压胸部，如果是女的，胸部当然就是乳房，压那里，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，还是不行，就把那家伙的嘴捏开，往里吹气。在中洲岛三山只住到一九九二年，那一年七月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——一场大洪水把岛淹个透，陈旧的老木屋嘎嘎嘎连片倒，三山家也倒了，他一家是坐舟桥部队的冲锋舟逃出来的，一样东西都来不及带。政府后来给他们在三叉街靠近郊区的地方安置了一套小平房。离岛时十三岁的三山很不舍，离开岛等于离开水，他每年在水里钻上钻下，都有泥鳅般灵活自如了，可是十三年里他一次都没救过人，轮不到他。岛上的人以前大都是世代渔民，惯于救人的壮汉中曾包括他爷爷，打鱼的爷爷自己就像一条鱼钻进水里，眨眼就把人捞上来。三山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利索地鼓起胸，鼓起眼，瘪进肚，再对称地瘪进两个腮帮子，重重吸气，又重重地对着溺水者的嘴往里重重吹气，像吹一只大气球。这时候的爷爷，连眉毛都生气勃勃，每一根都硬邦邦地竖起。救活了，爷爷长吁一口气，拍拍双掌，转身就走，谢都可以不用说一句；没救活，爷爷还是长吁一口气，拍拍额头，倒是有点懊恼，但也不是太在意，很快就搁一边去，该下河下河，该打鱼打鱼。

晋安河边没有大锅。依娇说三山把一条腿一跪，跪成直角，那女孩就像沙包一样软软地挂在他腿上了。他抠她嘴鼻里的土，又拍她的背，压她的水，然后……都是依娇说的，三山不知道自己怎么做了，跳下河后，他的思维一下子断了，脑子像一张彩色照片，被水一浸，色彩褪了图像花了。依娇说，然后，你这样。她把双手直直往下按，猛又收回，压在自己乳房上，咯咯咯地笑，笑得身子颤动，乳房颤动。

依娇不是说给三山听的，她说给木穗听。木穗那时刚从超市回来，一个个可降解塑料袋鼓鼓囊囊地裹着一堆鱼肉青菜。依娇一见她，就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依娇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刚才刚才刚才……在她说话的时候，三山从卫生间里冲好澡出来，头发仍湿漉漉的，依娇就手一指，脆亮地说，刚才陈三山下河救人，跳河的女人！

三

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就变得漫长，怎么也过不完。三穗梳剪坊每天营业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半到晚上九点半。九点半打烊了，依娇回自己家，陈三山随木穗回她娘家。

三叉街的小平房离晋安河太远，而且只有两间卧室，父母住一间，以前三山和爷爷住一间，现在三山结了婚，怎么住？木穗一共只跟三山回小平房两次，屋里杂物堆得满满的，转个身都难。木穗没有皱眉，但木穗不讲话，不讲话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三山那一阵挺着急的，急又不敢急在脸上，都憋在肚子里。他以为木穗看不出来，但木穗还是说，你别为房子操心。三山笑了笑，他想，我不操心谁操心？木穗说，真的不必操心。木穗又说，我们就住何远新的家。

何远新是木穗的老爸。木穗老妈去世了，只剩老爸一个。

老爸在中学教语文，他厌倦这个职业，每天进学校进教室都无精打采，不料一批批语文精英还是不断从他任教过的班级涌出。一定有绝招吧？绝招是猜题。市质检、省质检，甚至连高考，他歪歪斜斜地一猜，动不动就把作文题猜出八九。这种事是瞒不住的，瞬间就传开了，

连外校都有很多学生家长带着子女找上门要求补课。木穗老爸想拒绝，他在学校里就已经不稀罕教书育人，回到家又难得清闲，烦死了。但他最后却收下一堆学生，都挤在楼下杂物间。一节课每人五十元，每晚十人，周六周日每半天十二人。

三山和木穗从店里回到家之前，何远新的课已经补完。只要一不上课，何远新手上捧的永远是当地的古籍旧志，那是他喜欢的东西，卧室与书房都摆满了，客厅本来也可能丢几本，可是木穗不肯。木穗不肯不是说出来的，何远新如果哪天把书忘在客厅的沙发或茶几上，木穗就悠悠走过去，低着头盯着它看，手垂着或者插口袋里。她什么话都没说，却好像已经有一连串的斥责炮弹一样射出了，何远新慌忙小跑着过来收起书。一间卧室一间书房，家里只有这两间屋属于何远新的，剩下的都是木穗的了。木穗每天拿着泡着消毒水的抹布在厨房、客厅和自己的卧室、卫生间擦来擦去，擦到何远新的卧室和书房前就止住了。剩下的何远新自己会收拾。

三山从来没听木穗当面叫过一声爸，木穗不叫。木穗跟三山说起自己老爸时，都何远新长何远新短，她直呼其名。三山刚开始觉得好玩，很新鲜，慢慢心里就有点怪怪的。他很为难，木穗不叫爸，自己要不要叫呢？他问木穗，木穗笑了笑，那意思像是说要，又像是说不要。这事只好三山自己做主了，他犹豫了一阵，最后还是叫了，他叫何远新爸。开口之前三山其实还有另一种设想，他觉得如果叫何老师会不会更顺口一些？

从小学到高中，三山都没遇到好老师，这就是运气了——运气不好。但他的同学中也有成绩不错的，考个厦大师大的也有，所以，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原因。三山一直到高三才开始做大学梦，甚至一走神，连作家梦也做。可惜太迟了。那年高考，他英语 53 分，数学 68 分，最好的是语文，得了 108 分。

如果家境好，复读是一条不错的路，一年一年地读，直读到大学的门终于都难为情了，不洞开都于心不忍为止。可是三山的家境不好，他父母都下岗了，晚上摆夜市卖短裤背心梳子夹子牛皮筋，连生活费都